

【多元觀點】

保定出土元代宮廷酒器與「仁宗型青花」器⁺

林梅村^{*}



元青花不僅是元朝與伊斯蘭世界文化交流的產物，而且也是元朝皇家藝術的典範之一。在目前所見元代瓷器中，一九六四年保定出土的元代窖藏最為精美，包括卵白釉、鈷藍戩金彩和青花瓷三種。我們最近發現，這批元代高檔瓷器實乃元仁宗賜予三朝元老張瑄的宮廷酒器，賞賜時間分別為皇慶元年（1312）和延祐六年（1319）。這個發現說明元青光源於元朝皇家藝術，蒙古統治者將蒙古和色目文化與漢地製瓷技術相結合，主導了元青花的創燒。元朝御窯廠浮梁磁局停燒之後，漢地工匠才開始主導元青花的藝術創作，明清時代這門藝術逐漸融入漢文化。本講座擬分四節介紹我們的研究成果。

京城蒙古色目貴族收藏宮廷瓷酒器之風的興起

蒙古皇族入主中原之初，仍依戀草原民族崇尚金銀藝術的古老傳統，尚不認可中國內地燒造的瓷器。忽必烈朝宰相何榮祖權重一時，先後出任尚書右丞、中書右丞、中書省平章政事、昭文館大學士等要職，死後追封趙國公。

《元史·何榮祖傳》記載：「〔……〕（何）榮祖身至大官，而僦第以居，飲器用青瓷杯。中宮聞之，賜以上尊，及金五十兩、銀五百兩、鈔二萬五千貫，俾置器買宅，以旌其廉。」意思說：何榮祖身居要職，宅地卻十分狹小，還用青瓷杯飲水喝酒。皇后聽到這件事之後，立即賞賜「上尊」酒以及大批金銀和紙鈔，讓他購買金銀飲器，置地建宅，藉以表彰他為官清廉。明初曹昭《格古要論》提到元代

⁺ 本文是二〇〇九年三月九日本院人文社會科學討論會內容。

^{*}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

新興酒具。他說：「古人〔……〕飲酒用盞，未嘗把盞，固無勸盤。〔……〕古人用湯瓶、酒注，不用胡瓶及有嘴盃、茶鍾、臺盤。此皆胡人所用，中始于元朝，古定、官窯俱無此器。」

在中原文化濡染之下，蒙古統治者和色目貴族很快開始了漢化的進程。一個標誌性事件就是元朝御窯廠——浮梁磁局在景德鎮設立。蒙元統治者對內實施種族壓迫，人分四等，包括蒙古、色目（即回回、吐蕃、回鶻、西夏等）、漢人（包括契丹、女真等）以及南人。作為元朝統治者的御窯廠，蒙古和色目文化無疑主導了浮梁磁局製瓷藝術的發展方向。顯然，蒙古統治者並非簡單地接受中原文化，而是加以改造，蒙古色目文化與中原漢文化相結合的產物——元青花在景德鎮浮梁磁局應運而生，可謂集十四世紀世界陶瓷先進工藝之大成。

元代宮廷酒器之發現

一九六四年，河北保定發現一批元代窖藏瓷器，出自今天保定市永華南路小學。這個窖藏規模不大，計有：2 件卵白釉瓷、3 件鈷藍釉戩金瓷、2 件青花梅瓶、1 件玉壺春瓶、1 件青花執壺，以及一對青花釉裏紅鏤雕花卉紋蓋罐，凡 11 件元代高檔瓷器。這批元青花與所謂「至正型青花」不同，器型多採用伊斯蘭風格的八方器，而裝飾圖案則與宋末元初湖田窯青白瓷以及吉州窯瓷器的藝術風格相似。此外，這個窖藏的元青花玉壺春瓶的裝飾圖案，與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藏宋代雜寶獅子紋緋絲殘片相似；而鈷藍釉酒盞所飾金彩圖案，亦與這件宋代緋絲上的纏枝梅花紋如出一轍。宋末元初，湖田窯青白瓷流行綴珠紋，諸如都柏林的愛爾蘭國立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Ireland）藏元代青白釉鏤雕玉壺春瓶、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十三世紀綴珠紋青白瓷觀音像。保定出土青花釉裏紅蓋罐的綴珠紋和鏤雕技術，直

接承襲了宋末元初青白瓷綴珠和鏤雕工藝。

據我們初步研究，元青花大致可分為仁宗型（1312-1320）、泰定—文宗型（1321-1360）和至正型（1361-1363）三個類型，分別代表了元青花三個發展階段。《元史·祭祀志》記載：「中統以來，雜宋、金祭器而用之〔……〕至治初（1321）始造新器於江浙行省，其舊器悉置几閣。」儘管這條記載指元朝祭器，但是有助於說明元朝皇家藝術的正式確立大約在一三二一年。如果說「仁宗型青花」在許多方面依然受宋、金瓷器和紡織品圖案的影響，那麼「泰定—文宗型青花」則是元青花擺脫前朝舊藝術走向獨立發展的關鍵時期。如果我們把英國大維德基金會（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所藏元青花龍紋象耳瓶當作「至正型青花」的標準器，那麼此類元青花實際上是元朝御窯廠停燒後，景德鎮民窯為內銷而生產的元青花。保定窖藏以出土實物說明，至少在元仁宗時（1312-1320），浮梁磁局的御用工匠不僅創造出鈷藍釉戩金彩瓷，而且成功燒造了元青花、青花釉裏紅瓷，為我們研究「至正型」以前的元青花提供了重要實物標本。

張珪與保定出土元代宮廷酒器

保定出土元代宮廷酒器，堪稱目前所見元青花之極品。我們認為，它們之所以從京城流散到保定，當與元代三朝元老張珪有關。有元一代，保定地區最為顯赫的地方豪紳莫過於張氏家族。在這個家族第三代中，張弘範獨子張珪是保定張氏最後一位風雲人物。廣海之役，張弘範生擒南宋禮部侍郎鄧光薦，請他為自己的獨子張珪教授儒學。張珪後來成為飽學之士和元朝重臣，並且屢次得到元仁宗的賞賜。據《元史·張珪傳》記載，皇慶元年（1312）和延祐六年（1319），仁宗先後兩次賞賜張珪上樽酒及御衣。賞酒必用酒器，而保定元代窖藏

瓷器恰為兩套酒器。泰定帝駕崩後，其子阿剌吉八（天順帝）、武宗之子和世璠（明宗）與圖帖睦爾（文宗）之間為爭奪皇權，爆發了一場血雨腥風的宮廷爭鬥，史稱「天曆之變」。天曆元年（1328），保定張氏家族因支持敵對勢力（天順帝阿剌吉八）一方，不幸被元文宗部下也先捏滿門抄斬。張珪五子和幾個侄子全被殺戮，其女亦被也先捏強納為妻妾。權重一時的保定張氏家族從此一蹶不振，儘管在第五代中，仍有張昌承襲保定管軍上萬戶，張旭出任監察史，但無人出任朝廷重臣，保定張氏此後亦未得到元帝任何賞賜，那麼保定出土元代窖藏瓷器埋藏年代或許在天曆元年。

元青花八方器

在中國陶瓷發展史上，唐宋時代始見八方器。法門寺地宮出土了八方秘色瓷長頸壺，陳國公主墓隨葬八方鑿花銀壺。前者很像伊斯蘭藝術的天球，後者則是典型的伊斯蘭文物。凡此表明，伊斯蘭藝術對中國的影響至少在唐宋時代就開始了。據考古發現，南宋湖田窯和龍泉窯燒造了許多八方青白釉瓷和青瓷。¹ 這個現象顯然與南宋廣開海外貿易有關。在色目文化的直接影響下，元代前期似乎更為流行八方器。值得注意的是，保定窖藏的 6 件元青花中有 4 件為八方器。元朝中期蒙古皇家藝術確立後似乎不再流行八方器。江西高安、內蒙古集甯路、北京舊鼓樓大街等元代晚期窖藏瓷器皆不見八方器，景德鎮珠山元代窯址發現的「文宗型青花」亦不見八方器，說明八方器是早期元青花的典型器型。

在元青花八方器中，遼寧省博物館藏滿池嬌捲草紋八方鋪首罐最為精美，後者藝術風格與保定出土的元青花八方器非常接近。這件元青

花罐通高 39.7 釐米，口徑 15.3 釐米。腹部八面繪有開光松竹梅和垂柳滿池嬌圖案，可惜器蓋遺失。從江西省博物館藏南宋吉州窯纏枝牡丹紋蓋罐和九江市博物館藏南宋吉州窯捲草紋梅瓶看，元青花八方罐的捲草紋開光圖案無疑受南宋吉州窯繪畫藝術的影響，尤其是元青花八方罐上梅花瓣的畫法，與南宋吉州窯的梅月紋碗、保定窖藏的梅月紋藍釉金彩碗一脈相承；而「至正型青花」表現梅花瓣，往往留白勾邊，與之截然不同。凡此表明，遼寧省博物館藏元青花八方罐與保定窖藏元青花的年代相近，皆屬於「仁宗型青花」。

元初景德鎮湖田窯燒造的青白釉瓷器用印花、刻花圖案，並無繪畫圖案，那麼元青花的繪畫技術來自何方呢？明清故事盛傳吉州窯工匠到景德鎮和永和窯一個事故有關。清人唐銓衡《文房肆考》記載：「相傳陶工作器入窯，宋文丞相過，變成玉，工懼事聞於上，遂封穴不燒，逃之饒，故景德鎮陶工多永和人。」清人施閏章在《矩齋雜記》記載：「相傳陶工作器，入窯變為玉。工懼事聞于上，封穴逃之饒。今景德鎮陶工，故多永和人。見吉安太守吳炳《遊記》。」² 眾所周知，吉州是抗元名臣文天祥的家鄉，德祐元年（1275）正月，文天祥奉詔率義軍二萬人自吉州出發，奮起抗元。³ 這批義軍中有不少吉州窯名師巨匠。抗元失敗之後，他們唯恐元軍報復，逃離家鄉到景德鎮謀生。顯然，這些吉州窯工對元青花的繪畫藝術的創立做出重要貢獻。

「仁宗型青花」及其在印度和中東伊斯蘭世界之發現

元青花重要收藏地大部分在海外，包括菲律賓、泰國、日本、印尼、馬來西亞、印度、伊

1 江西省文物考古所（編）：《景德鎮湖田窯址：1988-1997 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年）。

2 馮先銘：《中國古陶瓷文獻集釋》（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00 年），上冊，頁 106。

3 《吉安府志》卷三十五記載：當年文天祥「使方興召吉州兵，州豪傑皆回應，有眾萬人」。

朗、埃及、土耳其等。我們以保定出土元青花、遼寧省博物館藏元青花八方罐，以及湖田窯考古新發現為依據，從泰國、印度、伊朗、土耳其和國內藏品中分辨出一組「仁宗型青花」。這些元青花以實物生動展示了元朝與東南亞、南亞以及中東伊斯蘭世界的經濟文化交流。

伊朗和土耳其是海外元青花最重要的兩大收藏地。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市托普卡比王宮（Topkapi Sarai Palace）藏元青花實際上是元朝滅亡後奧斯曼皇帝從中東各地陸續收集的「古董」，原來可能是伊利汗國王宮之物。那麼元青花主要是元朝皇帝為中東伊斯蘭世界，尤其伊利大汗生產的「賜賚瓷」。元惠帝元統三年（1335），伊利汗國滅亡之後，元青花開始從外銷轉入內銷，所以至正型青花圖案往往取材於元代雜劇，開始出現以前不見的人物故事畫——昭君出塞、蕭何月下追韓信、鬼谷子下山、錦香亭、四愛圖等。如果說蒙古統治者主導了元青花的創燒，並相繼推出「仁宗型青花」、「泰定—文宗型青花」，那麼元朝浮梁磁局停燒之後，漢地工匠主導了至正型元青花的創作。

本講座的素材基於演講人的兩篇新作——〈元朝重臣張瑄與保定出土元代宮廷酒器〉和〈「仁宗型青花」器考〉；前者將刊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院刊》二〇〇九第三期，後者仍在修改過程中。如需引用，請以正式出版物為準。